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十八日

第一一二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五分區群運如火燎原 十三萬人參加了減租 二萬餘人組織進工農群衆團體

（本報訊）五分區群眾運動正如火燎原的開展。該區共有一千九百八十三村，除朔縣四山八十餘村外，其餘都是新解放區。土地異常集中，地主佔有土地，據大同劉家窰、右玉馬堡、山陰大峪口三個村的調查：共有二百九十九戶，土地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一畝，地主富農三十二戶，有土地一萬一千二百畝，佔全耕地面積百分之六十六，中貧僱農共二百六十七戶，共有土地五千二百九十畝，佔全耕地面積百分之三十四。有千畝至數萬畝的地主為數很多。他們以重租剝削農民，戰前一般租率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戰後租率都向上增加，朔縣白堂子、井坪等村租率都由戰前百分之三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四到四十，有些竟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地主多兼營商業、煤窰、油業，操縱着農民生活必需品和燃料，同時以高利貸、果利折產等辦法，併吞農民土地。在敵佔期間，對於偽沉重的負担，亦都轉嫁到佃戶身上，部份地主更依敵附逆，霸佔人民土地，如大同長流水村擁有萬畝土地之地主曾家，竟有十三個漢奸偽人員（偽縣警長、聯合村長（等於區長）各一人，偽甲長五人，其他偽人員六人）。一般地主當偽甲閭長很普遍。左雲附城地主李儒有一百六十頃土地是吞併和霸佔來的，連四家地主富農的土地也都被吞光了。一部份地主都養有「家兵」，專門收租或搶奪農民財物，拷打佃戶。地主霸佔農民之妻女事情亦很普遍，左雲地主田高有四個媳婦，其中三個是追債搶奪來的。在這種殘酷的敵偽、封建統治之下，農民一年辛勞所得，均不夠繳敵偽和地主的壓榨，生活極為悲慘，吃糠吞菜，婦女赤身，裸體現象極為普遍，生產情緒極低。全分區原有千餘萬畝耕地，現僅有五百三十五萬畝，荒蕪將近一半。

由復仇清算運動開始 鬥爭從小型發展為大型

該區經我解放後，群眾之大規模的復仇清算與減租增資運動，隨即開展起來，自去冬到今年二月底，主要是群眾性的復仇清算鬥爭。開始，群眾思想上有不少顧慮，工作中首先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動員，然後集中力量搞小型鬥爭（一個自然村），取得經驗，教育幹部和群眾，取得勝利後，即逐漸擴大到中型鬥爭（二三十村），以至發展到全縣範圍內的大型鬥爭，如左雲全縣群眾一千五百餘代表清算偽「維持會」和偽「配給所」的鬥爭等。整個分區轉入復仇清算鬥爭的有千餘村莊，佔全分區一半以上，直接參加鬥爭群眾有十萬以上，在運動中，有兩萬三千餘人組織起來，他們參加了農會、工會、民兵等。

轉入減租回贖增資 運動更加普遍深入

在這一運動勝利的基礎上，即進一步普遍開展減租回贖增資清債運動，並配合清算鬥爭（三月到四月），從「地主堡壘」村開始，採取十餘村以至二三十村的聯合鬥爭，調集大批幹部積極份子來發動教育群眾，由群眾組織減租清算委員會形成領導核心，推定大會上中心發言人，在醞釀成熟，要解決問題時，就發動附近村莊群眾前來參觀，學取經驗與提高信心。在鬥爭勝利後，抓緊群眾高漲情緒，以群眾推動群眾，迅速普及附近各地，以數村聯合之群眾會，或深入一個自然村或若干小組的座談會進行說理鬥爭。運動是由大型到中型小型，很快使全分區有七百個村子開展了減租清算，參加鬥爭群眾在十三萬人以上，估全人口的三分之二，一萬數千戶貧苦群眾得到利益開始翻身。經過鬥爭的教育，群眾覺悟程度空前提高，群眾組織也迅速擴大了。

黨政民均集中全力 負責幹部深入區村

運動勝利即分工進行各部門工作

群眾運動的迅速發展，並獲得這樣大成績，主要在於領導上正確掌握了放手發動群眾的方針，黨政民各級機關都能集中全力來進行這一發動群眾的關鍵——復仇清算與減租增資。機關只留一人處理日常事務，所有負責幹部都親自到區村領導，部隊也抽調大批幹部協助，組織包括黨政軍民的工作組深入各村。當群眾發動起來後，各部門幹部工作一般的又有若干分工（不是各管各），如群眾團體幹部主要是建立整頓群眾組織，先後成立近千村的農會和農會小組，有僱工的村莊都建立了僱工小組，召集從村到分區的代表大會，總結經驗，發展農工等會員共有二萬數千人。武裝部則主要組織民兵自衛隊，建立站崗防奸工作。政權幹部主要是改造村政權，組織群眾發展生產；與修水利，恢復市場貿易；民教幹部則吸收訓練農村舊知識份子，恢復被敵摧毀之國民教育，組織讀報組、冬校、民間劇團等，給各種和平建設工作打下群眾基礎。（生）

閻錫山無恥冒名頂替 騙取救濟我區物資

晉綏救濟分會提出嚴重抗議

（本報訊）據中國善後救濟總署晉察綏分署第十六至十八期周報載，該分署已獲得行總分配之巨額物資，計牛乳十三餘萬箱，麵粉三千噸、卡車十輛（其他零星物資未計），依該分署分配物資慣例，十分之六分配於山西地區，應得牛乳七萬八千餘箱，麵粉一千八百噸。我晉綏解放區山西部份共有人口四百萬，應領牛乳二萬六千箱，麵粉六百噸，但至今卻一無所得，而貪婪無恥的閻錫山，竟將我解放區之左雲、右玉、平魯，偏關、河曲、神池、寧武、山（陰）懷（仁）、大同、岢嵐、興縣、嵐縣、方山、臨縣、五寨、保德、崞縣、忻縣、靜樂、離石、中陽、平（遙）介（休）、孝義、汾陽、文水、交城、清源、太原、陽曲、石樓、永和、靈石、洪（洞）趙（城）等縣，均列入其統治範圍。假冒一百零五縣名義，騙取救濟物資，如四月份預抵太原之牛乳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二箱，悉數為閻獨佔。

閻為更多騙取救濟物資，又厚顏無恥的吹噓，將於本年度在運城、寧武、山陰、左雲、興縣、五台、渾源、離石、隰縣、長治等縣設立中心衛生院十處，央乞晉綏救濟分署協助其成立。在上述縣份大部份地區均為我解放區，而左雲、離石、興縣更為我內地區完整縣份，試問此「中心衛生醫院」將設於何處？了此三縣人民患病者，將往何處就醫？閻錫山白晝見鬼，撒彌天之大謊，巧立名義，騙取物資之賊心，實已昭然無遺。為此，我解放區救濟總會晉綏分會特致電聯總行總，詳陳事實，對閻錫山此種卑鄙行為，提出嚴重抗議。該分會要求聯總行總本救民之初衷，持一視同仁之態度，檢舉並將偽閻所騙得之救濟物資，直接分配於我區，以便救濟我區災民。

邊區各界聯合會 致電汾南人民自救軍 並肩討逆爭取民主

（本報訊）閻軍汾南地方部隊王海清等部，拒絕內戰命令，舉行火綫起義，成立汾南人民自救軍的消息傳至此間之後，邊區各界深為感佩，邊區農工青婦文各界聯合會，特代表晉綏五百萬人民，馳電該軍王、雷正副司令慰問。原電如後：

汾南人民自救軍王、雷正副司令勛鑒：

貴軍於汾南前綫高舉義旗，反對內戰，佳訊傳來，我晉綏各界深為感佩。溯自抗戰期間，閻錫山即與日寇密使往返，通敵有據。今復聯合日偽，推行暴政，屠殺同胞，大舉進犯我解放區。如此國家敗類，實為萬民所共棄。今貴軍毅然拒彼亂命，與人民一道，堅決自衛，大義所在，終必勝利。我邊區五百萬人民誓與貴軍並肩作戰，討彼頑逆，爭人民之民主，爭三晉於和平。謹電慰問。

晉綏邊區農工青婦文各界聯合會

六月十四日

汾南起義官兵通電 揭發閻軍內戰罪行 呼籲立即實現和平

（新華社陽城十四日電）山西汾南閻錫山地方特務團少將督導官王海清、上校團長雷文清率部三十餘人，拒絕進攻汾南解放區，舉行火線起義後，特於二日發出通電，呼籲立即實現和平。電文首申述起義經過稱：停戰令以來，彼等迭奉閻錫山與汾南專員劉克食命令指令消滅汾南各地中共駐軍。五月二十五日，二戰區之三十九師七十二師及胡宗南之一六七師三十一師等萬餘人由絳縣新絳及陝西渭河各地先後進入汾南，發動對汾南地區之進攻，復令彼等配合「剿共」。然彼等皆係晉南人民，抗戰初期因國軍潰退，棄民於不顧，仍自動在河津榮河地區組織抗日武裝，後受命編為汾南地方特務團。今抗戰勝利，不忍自相殘殺，遂拒絕內戰亂命，不意竟遭閻胡大軍圍剿，迫不得已，舉行戰場起義。該電前後表示一本初衷，與民主力量相結合，誓為保衛汾南人民利益與和平民主事業而奮鬥，並望當政諸公與全國同胞主持正義，立即停止內戰。

曹又參將軍電海城起義官兵 願攜手並進爭取和平民主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在陝甘寧邊區北部綏陝之安邊城反對內戰光榮起義的新十一旅旅長曹又參部電賀海城起義之一八四師潘朔端將軍。原電如下：「頃悉將軍率部起義，退出內戰，消息傳來，甚為欣慰。敝旅去歲十月倡和平民主於安邊，逼區之力，供獻於國家民族者有限。政協以還，甚望全國走向和平民主大道，奈法西斯份子一意孤行，骨肉相殘，悖理逆天，中外斥責。將軍深明大義，於東北戰聲中退出內戰，如此義舉，非但全國同胞愛戴，即於和平民主，亦建樹非淺。願能攜手共進，為澈底建立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繁榮之新中國而奮鬥。」

新華書店發行訓練班 下鄉賣書倍受羣衆歡迎
沒現錢的就拿上鷄蛋莜麵換書

（本報訊）新華書店發行訓練班，於本月五日、六日，做了一次下鄉賣書的實習。他們帶了羣衆讀物，小劇本，小學課本及農村實用文字等四十餘種書籍，和地圖筆墨文具等，分五路出發到興縣各區，兩天內，共走了大小村莊二十三個，賣了三百七十餘本書，其中以看圖識字，日用雜字賣的最快最多，小劇本小唱本次之；日用雜字賣了七十五本，看圖識字賣了五十八本，這些讀物受到羣衆熱烈的歡迎。他們無論走到那裏，不等打開書包袱，羣衆就包圍過來，黑峪口一個趕集的老漢說：「多時不見賣書的了，這可來了賣書的啦！」魏家灘集上的農民、老漢、婦女、兒童都圍到賣書跟前，有些老漢積極宣傳，叫人們趕快買書，不要錯過機會。許多青年農民爭着買小劇本，兒童們哭鬧着叫出母親來買看圖識字；一個老漢在集上糶了米，買了一本毛澤東的故事，兩張地圖，×本看圖識字，十幾本小劇本。有的婦女要買「怎樣養娃娃」，可惜這次沒有帶去。半天功夫就賣了一萬四千餘元。白家溝的幹部有計劃的買了很多書，然後分配給學校、變工組、合作社。瓦塘羣衆合作社關心東北問題，買了一張東北地圖，馬上圍過很多人，有的找四平街，有的找營口，大家就研究起來。馮家溝、瓦塘的小學教員，幫助兒童買書，錢不夠的就給添上，城裏南一聯的羣衆、兒童因家裏沒現錢，賣書的已走出村子了，又拿着鷄蛋、莜麵……趕上來換書。劉家峁的一個村幹部，在路上遇見賣書的，就攔住買了科學常識等書，準備再去給他們村教員用。另外，這次所走過的村子，如馬鋪灘、高家崖、官莊、交樓等村，學校工作很差，教員對賣書的採取應付甚至阻止的態度，毫不關心，因此，這些村子的羣衆、兒童未能買到他們所需要的文化食糧。

訓練班同志實際見到羣衆熱烈的歡迎讀物，及有些學校還非常落後，都真正感覺着工作的重要，對發行工作上的為羣衆服務更有了新的認識。（馬琰）

天旱棉花遍起油汗 臨縣各村設法防治
馬羅塔用烟葉水四天治好六百畝

（臨縣訊）因天旱，此間棉花地普遍的起了油汗，現正設法防治。崔家坪召開幹部會議，專門討論了治油汗的問題，根據去年的經驗，因受油汗影響，每畝棉地平均只產了八斤，比平常少收七斤，因此今年對治油汗特別重視，決定把全村人動員起來，採用以下辦法消滅油汗：一，把棉花地的春菜拔淨，因菜葉水發甜油汗容易生長，並會傳染到棉苗上。二，棉地要多鋤，長不起草就可以減少油汗之息身處。三，用開水倒進螞蟻窩裏，或把米飯用地藥水泡了，讓螞蟻吃後毒死。開陽村為了治油汗，大家正在趕鋤第二次，因多鋤一次棉地螞蟻減少了，油汗就不易蔓延。馬羅塔用烟葉子水和羊條撈水洗油汗，收效很大，四天功夫已將六百多畝的油汗全部消滅完了。（任澤、劉潤熙、啓明）

後窰窰夏季大變工
村裏打亂鋤地，出外運輸開荒
剩餘勞力充分發揮，還準備再買三條牛

（河曲訊）後窰窰村轉入夏鋤變工後，即組織了三犋牛，五個勞動力去清家窯開伙荒，他們家裏的地，由變工組鋤，窯外都計工，到明年按工分糧。村裏組織了兩個夏鋤變工組，鋤地先後程序，民主討論決定，採取按地段分配勞動力，打亂鋤地的辦法，按計工，頂工使用工牌，規定上午六匯，下午四匯，每日評工，營生作得多作得好的可加工，偷懶遲到的減工，誰長誰短當面村清，十個工牌使完後，四算一次賬。羣衆互助精神很好，幹部領導也很深入，如貧農張鎖子，因無草料，要賣牲口，村幹部蘊存貴就去組織他跑運輸；但張無資本，蘊存貴又去和狗小子、三毛且商量合股搞運輸，三家的牲口合在一起，狗小子還拿出八斗米當資本，並由他負責跑外運牲口（因他有經驗），這兩戶將來他鋤地補工，除本按工均分紅利，三毛候夏鋤口換困難，幹部就借給三斗磁倉米，他販了幾回小買賣，賺下三斗米。由於就組織了變工開伙荒，閙運輸，全村剩餘人畜力，都找到了出路，不僅不賣牛，並感到牛力不足，借保大和燕鐵鎖等還計劃合夥買三條牛來開伙荒。（寶關成）

黃土崖煤窰增資後 勞資合作存炭 解決淡月困難

（神池訊）黃土崖煤窰工人增資後，自動把煤窰修理好，工資由每日二十餘扭增至六十餘扭，工人和窰主都非常高興，約定合作存炭，在淡月時期只付吃米，工資在賣炭後付給，這樣解決了淡月生產，對窰主也有利。（張子英）

—瓦塘黑板報— 表揚生產模範 推動羣衆衛生

（興縣訊）五區瓦塘鎮黑板報，每逢二、五、八集日出版一期，推動了生產、衛生等工作。康爾生老漢領導修水渠很積極，黑板報上表揚後更負責，水道修成後，他每天上下午巡查一次，看發生了問題沒有？表揚王家峁分隊長王殿有借出口糧幫助四家貧苦農民後，王更積極進行五借，以後又借出山藥七十斤，糜籽五十大升，並主動的組織起一個變工組。羣衆合作社的女工們開河灘地，黑板報上登出後，她們更開得起勁，每天每人還直開了十餘垧，轉登大衆報上「三仿」三十字。寫「二區不注意衛生死了二十多個小孩」的消息後，每天老百姓都把住院、宿內打掃得乾乾淨淨，注意起清潔衛生。（孫敬殿）

頭馬營識字班黑板報 有力地推動了生產

（寧武訊）新解放區頭馬營，村幹部通過識字班黑板報，不斷地教育組織羣衆推動了全村工作，生產領導，逐漸加強。三月二日，冬學轉為識字班後，男人五天上課一次，已上了廿次，每次有四十至八十人，女人三天一次，已上了二十五次，每次到婦女三十至五十人，識字班除時事教育外，很好的宣傳了獎勵開荒優抗等法令及精耕細作的許多經驗，並且從中組織了羣衆生產。四月廿一日，村裏動起黑板報，三天出一期，已出了十一期，第一期登了「不要走斜路」，後來陸續登出「七十三歲陳桂世老漢的開荒計劃」、「二流子郭花元已開荒六畝」等等，用活生生的事實去教育羣衆。三月廿五日，通過識字班內三個幹部兩個老農組成生產領導小組，領導全村生產，接着組織起三十九個合牛組，至四月二十八日更從合牛組鞏固上，成立了兩個變工組，幹部親自參加變工組，又加強生產領導小組（經常是五天開會一次）。五月廿九日晚領導小組開會，檢查各變工組的情形，出隊金明給保德代耕很粗糙，並研究有時不隊地隊河灘等等問題，這時男人們正突擊種麥，顧不上鋤草，再過幾天穀地草大了，不好鋤又費工，還會減少產量，因此，發動婦女趕快鋤穀挖草是當前的重要問題，到第二天，黑板報上就登出鼓勵的消息，號上，字宣隱取領導小組關於最近生產中的缺點和馬上發動婦女鋤草的報告，全體贊同。第三天，就增加四十個婦女上地。因為領導透澈加強，該村今年的生產，已獲初步成績，僅開荒即達三百垧。（玉山）

保德按郵路情況 改進報紙發行工作

（保德訊）保德發行工作過去是死規定由縣往區送，就誤時間浪費人力，現按各區和郵路接近的情形來靈活處理，四區由報社直接送，四區設分銷處，負責轉送三區。二區由五寨郵工捎送，一區由去河曲郵工直接送。各區設郵路中心村，按單日向區領報，雙日再發至各村。經這樣改進後，郵工由十一人減為八人，發行時間反而加快。二三區等地隔兩三天就可以看見報了。（康海泉、袁步萍）

工作意見

書攤書販是書店 發行工作的主要形式

馬琰

從這次書店下鄉實習中，我們可以看到：解放區的人民，生活改善了，覺悟提高了，不但要求識字，而且要求較高一步的文化食糧。但另有些村子，因幹部對村裏文教工作太不重視，如馬鋪灘、高家崖底陳家灘只有五里到十里，都在興縣河的大川裏，馬鋪灘還是一百餘戶的大村子，學校只有幾個學生，教員的作風完全是舊的一套，採用的教材是「三字經」「百家姓」等。這說明了：並不是羣衆今天不需要讀物，而是我們的工作不深入，以及環境的限制，使它們陷在書店裏不出去。也說明了：書店工作的重要，應該很快的擴大起來，廣泛建立書店、代銷處，……想一切辦法推廣發行範圍。

但晉綏山地居多，交通不便，羣衆又大半分散在許多小的農村裏，而書店或代銷處都只能設在極少數幾個城鎮地方，因此廣大羣衆就不能常去買書，而偏僻地方那就更不方便。故下鄉沿村賣書，趕集會就擺書攤，是滿足羣衆要求的一個好辦法，是今天書店發行工作的最主要的形式。這一形式，在中國社會上早已流行，是適應農村環境的好形式，我們更應根據需要有改進、有創造、有決心、有信心的推廣到全邊區。

不過書店人力有限，下鄉範圍很難廣泛。一方面需要自己抽出人力，周期性的下鄉賣書，趕集會；一方面更要組織各種可能組織的力量，如當地的區村幹部，熱心文教工作的人士，小學教員，勞動英雄，民教館，劇團，合作社，担挑小販，原有的老販……，和他們建立一定的關係，給一定的利益，代為推銷，定期算賬，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書報，羣衆讀物，流傳的較廣。同時通過他們，還可具體了解發行情況，搜集羣衆的反映，供給編寫與出版機關的參考，使我們的出版物更適合羣衆。這一點，有的書店曾經做過，但做的不普遍，不經常。

也有個別書店工作者，放不下架子，不願挑上書包下鄉，或者只是門市上應付，把書鎖在箱子裏，羣衆來買，又嫌麻煩，推說沒有了，這種態度是沒有羣衆觀念。書店工作者，及一切自願和受托代銷者，都應該清楚認識，我們不是單純的書商販，而是一個宣傳員，是一個滿懷給羣衆服務的文教工作者。

尤其在今天，書店發行工作是我們宣教工作中最弱的一環，上邊各種書報一批一批的發出，而下邊，尤其廣大的新解放區，到處嘁嘁喳喳，叫喊看不上東西。或者發行遲度太慢，慢的失掉作用。或者發出之後，如石沉大海，絲毫得不到反映。這樣就使我們宣教部門、文化工作者、出版印刷部門……若干的心血，若干的經費，等於白消耗了，這對革命已是不可彌補的損失！故作好書店發行工作，是今天宣教工作順利開展的關鍵！

關於書店與發行工作，各領導機關已三番五次下過指示，並訂有一些具體辦法，現在是立即要作，稍一延遲，損失就更大了！

雁北國民教育 在羣運中迅速恢復
繼續聯系羣運求得普遍發展

（本報訊）雁北部份清算減租較深入的地區，國民教育亦隨之迅速恢復起來。左雲、右玉、平魯、懷仁、大同、山陰、朔縣七縣，採取短期訓練班方式，先後訓練了三百餘小學教員。七縣根據不完全的材料，上述七縣已建立完小六個，初小二百七十五個。由於清算減租後羣衆在政治上翻身，文化要求甚為迫切，朔縣羅莊羣衆在減租後，自己就辦起小學；李家窰村距城很近，在村未減租前羣衆不想辦學，減租勝利了，學校也隨之恢復；口子上村羣衆並自己請教員。許多小學校都能成為推進農村社會教育的據點，組織讀報組、識字組、或開辦半日班、夜校，兒童也組織起站崗防奸。目前雁北大部份地區國民教育尚未開展，領導上已採取如下步驟：羣衆沒發動地區以公辦為主，羣衆已發動起來的地區以民辦為主，協助羣衆解決教員、經費等困難；吸收改造農村知識份子，適當改造私塾。

教員不好誤人子弟 寧三區已注意改進
臨五區學校有進步

（寧武訊）去年大反攻後，五區小學由十二所激增至二十七所。但因區村幹部認為「辦學校是教育科的事」，放鬆領導，只給羣衆介紹了三個教員；而羣衆急於找教員辦學，怕「娃娃就誤了」，也明知教員不好，有好些教員湊數。發有兩個還燒香拜佛，有引導兒童講迷信，還有的抽大煙，鬧得亂串門子，誤人子弟。區上最近召集村長開會檢討了這些問題，大家認識到辦好學校乃是對羣衆應有的責任，今後幹部要重視教育工作，加強領導任教員的思想，領導與業務學習，不起作用的學校與教員要酌量裁減。（竇明、弓健）

（臨縣訊）五區教育座談會，由於適當的獎勵與批評，提高了教員的工作責任心。其中以窰頭、城莊兩處學校搞的最好。過去窰頭學校遊戲太多，接受羣衆意見後，轉變為以識字為主，學校教育又與家庭教育配合，常檢查子女們的學習態度，所以兒童的進步很快；城莊學校組織了青年夜校，有三十六個青年參加，還出了黑板報，對工作的推動作用很大。現全區有九座學校開辦了青年夜校，並在這個青年夜校上組織了五個青年變工組。（路光晉）

新四軍軍部發言人談
僞軍猖獗破壞和平 我軍不得不起而自衛

（新華社臨沂十二日電）新四軍軍部暨山東軍區司令部發言人頃就解散張店、周村、膠縣、棗莊、泰安等地僞軍武裝事，發表談話稱：「國民黨反動派不但早已破壞三大協定，而且瘋狂的佈置全國內戰，在東北則不顧民主聯軍的一再忍讓，於進入四平街長春之後，繼續高唱「全面接收」，作爲擴大內戰的張本。同時又對華北華東各解放區採取嚴重軍事壓迫與突然包圍，近又侵佔華中解放區淮南路西以定遠城及蘇皖鎮爲中心之大塊地區，並在長江以北南通至揚州一綫集中二十萬重兵，圍殲蘇中我軍。至於山東地區，除了不讓空運陸運部隊增加兵力外，近更大肆建立瘋狂擴軍。」發言人繼就僞軍問題聲明：「北平軍調部法令中，關於解散僞軍一事，早有詳密之明文規定，無奈國民黨方面某些人士對臭名遠揚的大小僞軍視作掌中明珠——「忠實同志」、「地下工作者」，非但未予解散與懲辦，反而進級獎揚，充作內戰先鋒，以致數月來山東境內僞軍更形猖獗，多次搶糧向我進攻、蠶食、覆擊，將以千次計，殘害和平居民竟達萬人，而山東國民黨當局反而一再遠約援助其軍火與食糧，因此僞軍更兇焰萬丈。執行小組我方代表一期失蹤於萬衡，再期被毆於棗莊，生命危險，安全堪虞，而本月八日棗莊僞軍王逆繼美更施放暗槍性警察，我二十旅八名戰士中彈。當此夏收之際，各地僞軍更紛紛出動搶糧，但是苦者諄諄，聽者藐藐，凡此種種，我方曾多次提出抗議，各地人民均紛紛要求我軍予以有力制裁，我軍乃不得不採取自衛手段。」最後，發言人宣稱：「我華中及山東解放區軍民爲了全國和平事業，過去曾作重大讓步，而對今天與明天的和平事業，仍將一本已往相忍爲國之精神，進行公平合理並和平談判，促使山東局面得以向前進展。我們相信和平大門依然洞開，主持民主正義者仍不乏其人。我方現已下令僞軍已被解散武裝之地區立即進行恢復交通恢復生產等工作，並與當地美國方面國民黨方面人士繼續談判與進行正常工作」。

國民黨特務混入解放區 放毒暗殺無惡不作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國民黨反動派爲配合其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近更派遣大批特務土匪和流氓，進入各解放區進行燒殺搶劫放毒等破壞活動。濟南、徐州等地國民黨當局糾集流氓組織，組織武裝「還鄉團」，破壞解放區日甚。濟南市黨部會派出一千五百餘人，散佈於津浦路鐵路官里祖徠山一帶。徐州國民黨當局派出之武裝特務，據已知者，有與金堂、刁樹杞、柳寧周等數股，人槍四百餘，活動於大吳宗、搗河北一帶。國濟綫之僞軍，亦派出特務六十八股，人槍九百四十餘，向金鄉、鄒平、寧陽、嘉祥邊緣區騷擾。我[illegible]河縣胡集區五百[illegible]群衆於日前舉行大會之際，竟有國民黨特務將大批毒藥投入水鍋及鍋中，中毒者百餘入，中毒後口吐黃水白沫，渾身抖動，不能講話，經救治後，除毒重之二人致死，

由泰安回駛，行至滋陽（兗州）故縣集南之大窪里，突遭「黑殺團」十餘人襲擊，司機徐克明等四人重傷，八路軍三縱隊宣傳科長孫金明及演員白雪等九人當場遭搶，殺，乘客財物被劫一空，臨走時，高呼爲「國民黨黑殺團」。據悉：該匪係土匪頭子明及僞「警四四縣聯共團」團長陳德山部，經國民黨當局改編組成之。

國民黨當局撕毀豁免田賦諾言
窮兇極惡實行田賦徵實
並得徵「借」及隨賦帶徵公糧三成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國民黨實施改訂財政收支系統會議已於十日結束。這個會議正式取消了去年九月三十日蔣介石所說：「凡我曾經淪陷各省本年度（三十四年下半年至三十五年上半年）的田賦一律豁免一年，後方各省亦定於明年度（三十五年下半年至三十六年上半年）豁免田賦一年」的諾言和國民黨政府於九月三十日公佈的同樣命令。繼續並更加窮兇極惡的實行田賦徵實、徵借及隨賦帶徵公糧。綜合該會議八、十兩日所通過的「關於田賦糧食緊急措施」及「卅五年下半年度各省市縣財政收支」一案，其要點爲：（一）在曾經淪陷與遭敵騷擾的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蘇、安徽、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綏遠、察哈爾、熱河、遼寧、安東、遼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台灣、及南京、上海、青島、天津、北平等所謂二十四年度豁免田賦而實際仍由糧部下令徵購（實爲變相徵發），其直轄的廿五省五直轄市，本年田賦仍一律徵收實物，各該省今年下半年度田賦預算，依三十四年度原分配成數，以半年計算。在國民黨戰時後方，即曾允諾自今年下半年起免賦一年的省份，繼續徵實，今年下半年度各該省預算依糧部今年已核定分配成數，以半年計算。（二）徵收實物，同時實行徵借，最高額得達徵一借一，五年無利償還，及隨賦帶徵公糧，最高額亦可達賦額三成。（三）歷年田賦舊欠除所謂「規定應予豁免或剔除者」外，仍照案徵收。（四）各縣市田賦因災減免者，要依照所謂「法定制度」嚴格核定，不准估計總數，預請減免，且本年下半年度各省預算中原因災減免的部份不予扣除。（五）糧賦收入的分配，國民黨中央政府在省佔徵實三成（省二成，縣局市五成），在直轄市佔四成，並佔徵借糧食全部（地方則獲公糧全部）。依徵一借一及三成計算，國民黨中央政府在省共獲得糧食百分之五十六（地方得百分之四十四），在直轄市共獲得百分之六十一（地方得百分之三十九）。

京滬平渝粵法院職員 要求增薪全體罷工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立法院行政院關於調整公教人員待遇辦法爭執未決之際，從上海、南京開始的法院職員罷工已擴大到平渝粵等地。罷工原因是要求增薪，因目前薪資已絕對無法維持生活，物價已高至戰前五千、一萬甚至三萬倍，即照官方有意縮小的生活指數，亦已比戰前增加四千倍，但薪資的增加只爲戰前的一百多倍。五月下旬起，上海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南京地方法院、蘇州高等法院即相繼舉行罷職、罷工、請願及怠工，至六月一日，南京最高法院法官亦開始罷工，並提出增薪至戰前一千倍及每人發給生活津貼二十萬元。此要求迅速獲得各大城市法院全體職員響應，成爲各地法院罷工的共同綱領。本月一日起，重慶地方法院全體職員五百餘人罷工，提出同樣要求，該院民事庭長高季傑等招待新聞界，申述生活窘迫情形，表明除非獲得行政院的圓滿答覆，決不復工。六月二日，廣州高等及地方法院全體庭長、推事及檢察官會議，決響應最高法院提高待遇要求，舉行罷工三日。北平地方法院全體職員宣告停止工作。各地法院罷工已達兩週（如重慶）至三週以上（如上海），迄未獲得合理解決，罷工仍繼續堅持中。

西南各省災荒慘重
潮汕區域日死千餘人
——廣州災民搶領救濟米慘案時聞 四川收成無着當局反勸徵軍糧——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西南各省災荒仍在發展中，遭災縣份粵省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桂省百分之六十六以上，川省百分之八十以上，黔省產米區亦遭荒旱。關於粵省災情，上月廿五日滬文匯報載該省赴京請願代表稱：統計廣東全省九十七縣，報災的達八十餘縣，潮汕區域日死千餘人，廣州市餓死者最多，日達六百餘人，平常路口都有一百至二百具屍體在馬路上發現。饑民在搶領杯水車薪的救濟時，慘案亦時有所聞。據報載稱：[illegible]僑胞運米到粵救災，上月三日在一戲院中發賑，饑民搶先領米，警察揮動槍桿刺刀，饑民淘湧後退，一時踩死三人，踩傷十餘人。對於該省官方救濟工作，災民極感憤恨。據廣州四日報廣州通訊中稱：四月九日，廣州曾有饑民八百餘在救濟分署門前舉行示威請願，高呼「將我們應領的麵粉衣物如數發給」，並將該署招牌拆下。關於桂省災情，據桂林訊：該省九十九縣中，有六十六縣遭災。據報載：該省救濟分署署長黃榮華曾電南京總署內稱：「饑民數千圍署請願，幸未鬧事，總多運米食前來救濟，否則請給棺材三百萬具。臨電哭呈，死罪死罪」。關於四川災情，據渝新華日報：四川災荒之嚴重爲十數年來所僅見，四川百四十幾縣，遭受災旱的就有一百一十六縣之多，災重的顆粒無收，輕的也僅收到十之二三，有的縣份旱災未已，而催收欠糧與勒徵軍糧反急如星火。據中央社四月二十七日電：國民黨當局決定由川運糧二百萬石到長江下游各地。關於貴州災情，據渝新華日報載：貴州產米較多的北部遵義、湄水、正安等十餘縣，今春荒旱，小春收成不及四分之一，且田土龜裂，稻穀不能下種。又據五月二十八日中央社渝訊，黔省糧食亦有嚴重之說。

杜聿明由瀋飛長 將赴內戰前綫視察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東北訊：國民黨東北內戰最高指揮官杜聿明，已於昨（十二）日午後由瀋飛抵長春，聞即將赴各內戰前綫視察。杜氏曾於東北停戰令生效之日（七日）在瀋陽招待中外記者時表明：「十五日內國軍仍將繼續分赴未接收各省接收領土」。四天之後的十一日，北平執行部國民黨代表在執行部會議席上宣佈杜氏正式通知，謂十日起開始在東北實行大規模「追擊攻勢」。

東明復活了

銳

位於開封東北九十公里的東明城，在上月二十三日解放後短短的十天間，它的面貌就完全改變了。首先是把七八年來敵僞拆毀居民千百所房屋所建立的碉堡和圍牆千百條木樹所築成的壁壘，在兩萬多居民七天的突擊下完全平毀，市民們高喊着：「再也不叫你監禁我們了！」居民將拆下的磚瓦木材愉快的搬到自己家裏，重新建築起自己的新居。以前最荒涼的東大街，現在成了商業最繁盛的地方，六月四日的一個早晨，三條街上賣青菜的就有二百餘擔，肉販殷邦和一個早晨就賣豬肉二百餘斤。全城被敵僞勒索而倒閉的七十餘家商店，經民主政府資助，已有五十家開始營業，現各商店正在準備資本，紛紛到曹州等地辦貨。東大街隆泰昌糧行三天賣出糧食百餘石，十字街口之軍民合作社一天賣貨萬餘元（合法幣二十餘萬元）。在民主政府十天的積極救濟工作中，全城二百餘戶貧民已領到四萬餘斤的救濟糧，他們都歡喜若狂，同聲感謝解放他們的人民子弟兵——八路軍，使他們得以重過和平愉快的日子。城關張老太太說：「過去咱餓着肚子也得給政府（指僞組織）交糧食，如今民主政府來了，還給咱救濟。」東大街的攤商老魏說：「鬼子在時，街上像挨打過一樣的淒涼，八路軍來了，就像趕會一樣的熱鬧。」東明是復活了，過去僞軍時代的四多，即：碉堡工事多，沒飯吃的市民多，[illegible]的差役多，地上的垃圾多，三少是街上來往行人少，買賣生意少，生長着的樹木少，這些現在都一去不復返了。（新華社荷澤十四日電）

史全套——出色的羣衆領袖

海雲

被愚弄壓搾不能抬頭的史全套，在新政權成立後，揚眉吐氣了。流勝（卓資山）四區清算鬥爭一開始，他就積極參加。他向僞鄉長呂瑞說：「典了你十畝地，水沖了四畝，爲甚還讓我出全租錢？」在他五六天的奔波發動之後，七十多個農民燃着無限的憤怒，一致認爲「非算不行」。正在清算退租過程中，該區游擊隊邢某（過去是個兵痞），因爲吃了呂瑞一頓飯，將算過賬的三個佃工捆起來，並強迫將八斗清算糧又退還給地主。此時，史全套的心如火燒瘡似地，又下鄉宣傳發動羣衆，他說：「這個時候和惡霸們鬥，沒有羣衆哪能行？」不到三天他即跑遍了各村，連一向不管事的蕭榮溝也發動起來，全鄉一百五十多個羣衆，清算了呂瑞後即向僞鄉長田巨公展開反貪污鬥爭，從日寇到來他「坐官」起，到日本投降止，共算出貪污款八百一十五萬元。清算結束那天，全鄉二百五十戶，便來了四百多人，史全套深感羣衆有組織起來的必要，遂號召「立農會，鬧生產」，全體贊成，史全套以全票當選爲鄉農會主任。史正領導農民分配由其吐出的一百二十萬元時，僞軍三十餘突來搶糧，企圖奪取人民算出的果實。羣衆義憤起而自衛，史全套奮身當先，率領七八個民兵爬上山頭，連喊帶打的將進犯軍擊潰了。從此，史全套的威望在羣衆裏漲了，大家親切的稱呼他爲「史主任」。春耕一開始，史主任在區幹部幫助下，召開了一個村民大會，號召大家大鬧生產，首先在他村（大石頭村）進行動員，將全村二十二戶十二頃地、八條牛組織起來。根據羣衆的習慣，將「變工」叫作「調工」，「組長」叫作「老頭」，四月十日一鬧好後，四月十一日即分組上山開荒。由於變工內部解決了草荒困難，於是冰凍剛消時，全村八個調工小組便一齊出動，按行播種。大家又規定了公平合理的變工辦法。史全套現正以他村爲基點，取得經驗，逐漸推廣至其他村莊。史全套這一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已獲得全區農民的擁護，五月十六日，全區六個鄉，六十一個農民代表開會討論全區羣衆工作成立區農會時，史全套又被選爲區農會主任。

國民党統治區一景

「收買人命」「妙計」失敗 「東北送命，不幹不幹！」

國民黨當局開始以「薪水打八扣，不發勝利獎金」，威脅昆明第十六軍官總隊隊員去東北打內戰，可是他們寧願「當光，吃光，賣光」，也不去。沒辦法，反動派又想了一條「收買人命」的「妙計」：凡願去東北的，發安家費六十萬元，可是效果也是微乎其微。例如一個隊員的信暴露了以下的事情：「杜聿明、胡宗南密電軍官總隊各調幹部千名，赴東北、華北『服務』，我們互相研究討論，起初一部份同志不明眞象報了名的，後來清楚了『服務』的意思就是屠殺人民，就是去當屠夫，所得結果是使老百姓遭殃，法西斯猖獗，而自己化爲砲灰，白白做寃死鬼，因此除借此回家的以外，報了名的都抹去了。大家高唱：『八年打仗，流血流汗，抗戰勝利，東北送命，不幹不幹！』」

失業軍人聯誼也犯了罪 要送到集中營去「休養」

流落在重慶街頭的非國民黨嫡系失業軍人，因爲缺乏飲食，不少人臥病道旁，無人過問。五月中，部份失業軍人籌組「流渝失業軍人聯誼會」，一來聯絡感情，一來思謀生計。可是這種自救組織，居然遭到當局干涉，五月二十日，有憲兵指揮部少校長趙某向該會臨時負責人，大肆威脅，氣勢兇兇，一股勁的追問「根據什麼法令彼此聯絡了」一「誰不讓軍法了」，雖經各失業軍人解釋，趙某仍然惡狠狠的說：「不行，不行，你們最好自行取消，否則，老實不客氣，請一齊到歌樂山勞動營去『休養』。」

較場口夜遭包圍 據說是抓「無業遊民」

重慶較場口廣場突然在五月十三日晚間被大批警察保安隊層層包圍，一時交通斷絕，所有場內大商、小商販、賣藝人、觀衆、行人都被檢查，一共抓去二百多人，裏面還有四五十個女人。事後，據說是當局令捕「無業遊民」云云。被捕的人一部已釋放，其他都被送到「遊民訓練班」「訓練」。但是今天的「無業遊民」，都是

國民黨影院上演漢奸匪類 來拐騙姦汚看戲的少女

國民黨中央電影服務處華北分處主辦的新新戲院總經理杏王醫臣、杏房頭□壽元、售票員王漢臣、李房啓明、劉建才，爪牙都是敵偽漢奸，勝利後被該院收買，藥啓明等常以迷藥拍花在戲院內公然誘姦來院看戲的少女，其中甚至有年僅十三歲者，姦汚後，即出賣，一月之中；有五十多個少女已遭匪徒的姦拐。此案破獲時，該院主持人對前往傳訊的警局人員大聲喧嚷，自稱該院是「中央直屬機關」，警局「無權過問」。國民黨中央電影服務處北平分處又把新新戲院改名「北平影劇院」，企圖粉飾自己勾結漢奸匪類所造成的罪行，並繼續營業，但在輿論一致攻擊之下，六月七日，市政當局到底不能不把它封閉了。

東大發生殺人慘案

四川三台東北大學發生殺人慘案。據上月十三日渝大公報悉：該校學生自治會主席胡子高日前在三台被暗殺，此事已激起東大師生極端憤慨，已聯請法院驗屍，要求縣府緝兇嚴辦。

副刊

「狗」的獵獺與「狗」的命運

馮松

中國自有帝制直到今日的「民國」，當朝掌權攝權者，莫不自命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把人民看作家奴，國土霸爲私產，好像是擁有東臨大海、西錘疆藏、南至雲貴、北抵戈漠，廣闊土地的大地主。自鴉片戰爭，中國成了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的對象後，洋人洋貨源源而來，一切土產都遜瀨吃不開，什麼莊什麼號都搞去舊招牌改稱洋行，不是洋華合辦，便是洋人做老闆。經濟如此，政治亦如此，封建獨裁專制改頭換面，趕上時新，「黃帝」二字不時髦，改「總裁」，文武百官不再三呼「吾皇陛下」，改呼「我們領袖」，進而步希特勒、墨索里尼之輩的後塵，把中國引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帝國主義份子企圖把中國成爲他的「殖民地」，自然得拉攏住中國的當權執政者，慢慢飼養成一條忠馴的狗，以備看守「殖民地」之用。中國的當權執政者妄想保持獨裁寶座，永久壓制人民，使其永遠不能翻身，少不得依依靠靠，借些洋槍洋砲屠殺鎮壓人民。十年內戰，借德意顧問，借英美軍火，日本帝國主義更是相居近鄰，守望相助，都是他們的後台老闆，結果造成了日寇八年的血腥侵略。現在又用美國飛機兵艦運兵東北，在戰爭創傷未復的國土上，以美械裝備之師進攻與屠殺人民，其後果又將如何？你們乾吼什麼「接收主權」，主權是中國人民的還是獨夫民賊的？你們是向誰「接受主權」？把「主權」交給誰？聽說你們最近又准許美國輪船駛泊南京、蕪湖、九江、漢口四埠裝卸貨物，幫助美國經濟勢力深入內地一隻掘命的黑手，如此看來，中國的主權如果任你預行，還不是糟糕了嗎？半殖民地的鎖鍊，掙脫一條，又來一條，國家民族的前途如何得了?!

反動派不願意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地位，只希望永遠維持其獨裁統治的王鎖，爲了這一點，不惜出賣民族，甘願做外國侵略者的狗——看守殖民地的狗。因此反動派自然就不顧中國有和平民主富強繁榮，一定要內戰下去。但是，反動派的願望如果實現，中華民族就要倒楣。中國人民要時刻提高警惕，更好的團結，不息地衛戰，讓這些看守殖民地的狗及其飼養者的願望終必成爲幻想。汪逆精衛、陳逆公博和他的主子東條的命運就是很好的證明。我們也希望那些做內戰好夢者來個懸崖勒馬，你們多麥一天內戰，中國人民不知要多死多少！民族的利益不知要多損失多少！因而，多麥一天你們的罪惡也就多增一些，這對你們個人及你們的子孫都沒有絲毫好處。

痛苦的回憶（附插圖）

一力

在孝義，近日來，正是割麥子的時候了。孝義解放區的人民，當他們用了極大的忍耐，熬過了閻錫山加給他們的：吃糠和野菜的饑荒日月；盼望了好久的麥子，終於到口，他們該是如何的高興啊！然而，當他們愉快的拿着鐮刀，正在察拉察拉地割着的時候，或是歡喜地把場裏的麥子，一口袋一口袋地往自己家裏揹着的時候，他們將會發生些什麼感想呢？

我想：他們一定會「撫今思昔，痛定思痛」而回想起豐收的往年反而一無所得的日子的吧！

一九四四年夏天，麥子收成頂好，夠十二分的年成了。然而當麥子沒有成熟，還是青苗時就被閻錫山統計啦，張家有麥地多少，李家有多少麥地，都上了賬。到麥子黃梢了，人家就插個牌牌，牌牌上寫明地名，畝數，原主是誰，現在分在「國民兵」何人名下，估計能割幾担，能打多少。麥子全然黃啦，人家不許割，說是要等的一齊黃了才許割哩，因爲向陽的黃啦，向陰的還綠的哩。等着吧，等呀等的，麥穗穗就自己乾的落在地裏了。沒有想到竟下起「冷子」來，都給打光了。

等到割的時候，是全村男女編組來割，人家預先把打麥場割好，規定好各組的打麥場，規定好各組放麥子的窖洞。全村由協助員統治，組長由協助員委派。麥子割回來之後，都集中在場裏，不管誰家的都集中，不許拿到窖裏，怕他們偷哩。麥子一上場，人家就把綑綑數過，短上一綑綑就要『國民兵』受罰。可是前年夏天雨水大，好多麥子都在場裏淹爛啦。他們說：『要下雨啦！』人家說：『放心吧，公家有油布哩！』鬼！全是騙人，結果都淹啦，逢雨水沖了的也很多，但是他們不敢動，要是在誰家發現了一點麥稈子、麥兜子就要受罰，說他們一定是偷的吃了。他們想：自己餓的沒吃的，但是自己種下的自己吃不上，這還成什麼世界呀！

打麥時，協助員要到場，所以他們必須先報後打，一組在場裏打完，即全數刮走，不給他們留一點，因爲人家的糧款重，全拿走還不夠。今天打完明天就送，人家說，這就叫着「快割，快打，快交。」結果就全交給閻錫山了。因爲閻錫山的糧庫是一個沒底的海，有多少都裝不滿。

到得第二天送糧時，規定濕的以十四斤半算一斗，乾的以十三斤算一斗。送罷，第二天早上協助員即來驗收，條看送了沒有。最遠的要送四五十里遠，有牲口的拿牲口送，沒有的就由婆姨小娃背上送。去到分區介康，人家拿手一揚，稍微有些塵土就交不下，就要由他們自己拿風車扇過再交，人家說爲太濕了，就要他們在日頭地裏晒乾再交，有了蒼魚子就要他們篩過再交，法的不管餓，他們就餓上肚子交。

……

這樣的日子，對孝義解放區的老百姓來說，已成過去。但這樣的日子，現在還在閻錫山統治的孝義地區繼續着，而且在所有的被閻錫山統治的山西地區繼續着。

而今，閻錫山正聯合日偽軍用日本人的『蠶食』『掃蕩』辦法，把他的豬嘴伸向我們的平川解放區，一心要把貧困和饑荒的瘟疫帶給我們。我解放區的人民要起來自衛，武裝保護我我的麥收，搶走的要奪回來，撲滅這些頑逆，討伐這些頑逆！

六月十四日

發現了一點麥稈子……

玻璃的製成

褚國華

工業部早就想送給邊區人民一件禮物——玻璃。

在一九四五年的生產總結會上，工業部就把這一艱巨的任務交給了技師羅旦，及由延安來的八九個同志的身上。

要完成這個任務，困難是很多的。比如：坩堝泥多少有黏性不好，一燒就給你裂個大口子：爐子的吸火口及噴火口多少差上一點，你就加多少發熱度也燒不大；炭的性質換不住，一天就得幾百斤炭的浪費。此外，還有石英石究竟那裏出得多……等等的問題，爲了這些問題，羅技師會好幾夜都未合眼，他白天召集大家研究，晚上繪圖與設計，老歐對盤爐子有辦法，羅技師特地把他請來，一個老鄉泥匠對耐火材料有經驗，羅技師就向他調查耐火材料的耐火程度，……這些等等的技術問題，他都預先計劃了個詳細。

× × ×

在去年十一月初旬的一天，這十幾位同志，就在臨縣的招賢鎮開始了這一件大建設的試驗。這時正是北風凜冽，寒冷刺骨的冬季，地凍的起碼有三尺深，要往下挖，這比打井還難，和好的泥過不了半個鐘頭就凍成了一大疙瘩，紙兩天工夫，這些同志的手上就裂了二三分寬的幾個大裂子。就是這樣惡劣的環境，同志們仍不顧一切的幹着。小鬼史殿祥的手裂得血直往出流，但他仍和大家一樣的幹着，韓組長不小心，一個頭朝地就跌到烟囪裏，大家都以爲他跌壞了，可是他爬出來拍了拍身上的土就又和大家一起幹了。就這樣，經過一個月的工夫，一座高達數丈的大烟囪，和一座大熔爐已經建成了。許多老鄉都感動的說：「你們八路軍眞能吃苦，這個時候還建設咧，眞想給咱招賢發財咧吧！」

× × ×

烟囪砌好了，爐子築好了，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點着火燒吧！一下燒了三天，坩堝燒了個通白，一點!!口都沒咧！這可更把大家高興壞啦。可是誰知加上料化了沒三個鐘頭，這三個坩堝就漏了一對半，把烟道也堵滿了，連火也不吸了，想往出挖吧，走上幾步就把你燒得近不去！沒辦法，停了火，把爐子拆到底才把這塊料挖出來。

× × ×

檢討原因，是由於坩堝泥黏性小，經不住大的澎漲力；這一回就多加上一點黏性的耐火材料，同時把烟道底下開了一個口，平時堵上，如果將來坩堝漏了的話，就可從底下口子上把料挖出來，這就省得拆爐子啦。

這一次坩堝就勉強可以用了，可是另一個問題就又出來了，料裏的硷含皮硝太多，一點黏性都沒有，眼看滿滿的三堝料，可是就啥也作不成！

「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於是大家再湊在一塊研究，決定不用錠輪，自己用生鐵熬熟輪，這樣一個個問題又解決了。

就這樣，三番五次的研究，加上全體職工的無限熱情，第一批玻璃成品出來了！在這些亮晶晶的玻璃器皿中，有化學儀器，如燒瓶、比重比輕表等。有醫務器材，如溫度表、洗眼壺，以及日常衛生用具等等。這些出品雖然比不上外來品的美麗好看，但總比外來的便宜而結實耐用。一個老鄉說的對：「管它怎麼吧，總是咱邊區的出品，總和外來的東西有些不一樣的地方……」——這就是「土生土長，自給自足。」

四六年五月於招賢鎮